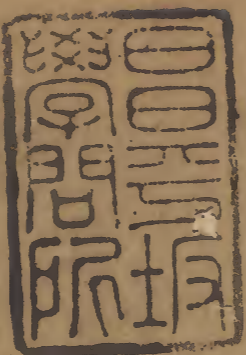


學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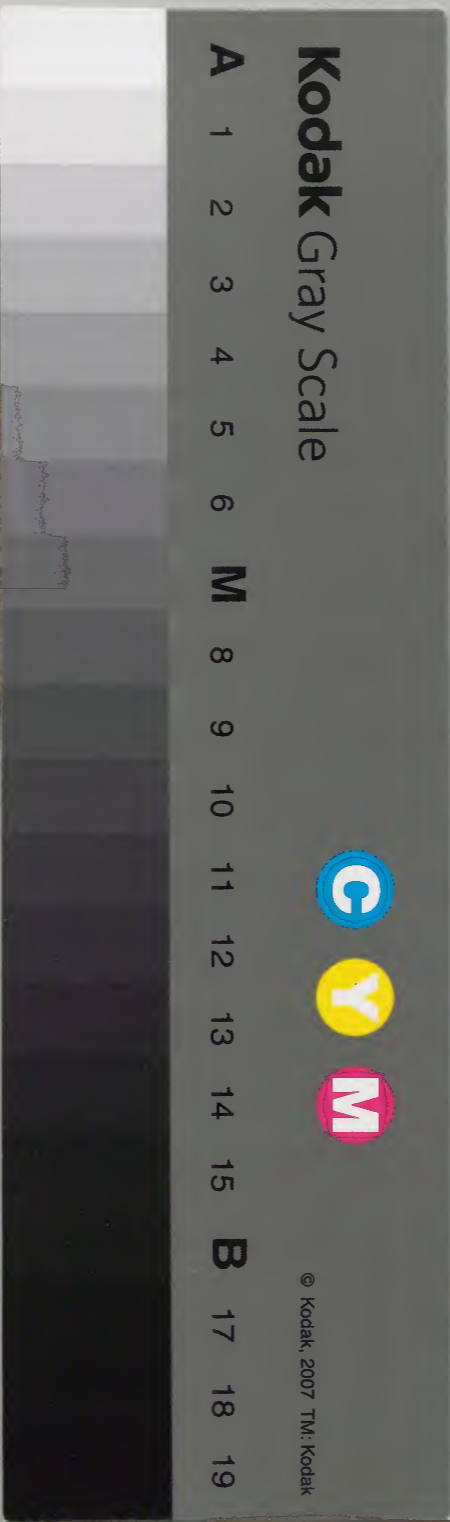
十三之八



漢書門			
九	七	五	〇
號	函	架	冊
類	〇	二	一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九	七	五
書	〇	〇	〇
類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0	
冊數	6 (3)		
函號	308	5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行已

淺草文庫

龜山先生教黃用和錢云富鄭公言士大夫須有崇深
氣象所謂崇深豈非欲自尊大而使之不可測耶曰
崇則尊嚴深則不淺露黃以為深中其病

富文忠公少日有語者如不聞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
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許少伊語林季仲大凡做事着力不在面皮上

已上出委聖容談

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
者戒於太察寬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太暴仁恩溫良者戒於無斷沉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亡右康衡所上疏元城先生
嘗稱之曰君子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廢言故言之可
取者君子不廢之此語亦可以為座右銘出錄真
人有忿爭者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
不謹出治後記善

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善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士
追為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也
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
之稱是猶立糞土為牆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
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

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為而禍可去猶不少
以就况命本於天決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身利
者自以為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為此紛紛也出
龍溪文集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按下心以待人君子也
坐密室如通衢馬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敗貪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心不清則無以免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

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

自溺者敗自矜者愚自賤者忍

寡言省謗寡欲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蹙行險途者畏而謹故徐

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

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泉資已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

皆敵國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

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

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為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事者雖

安必危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

行四通八達之衢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變夷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詐欺而可
以誠達况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
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屈已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有限之器投之則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
寬猛視量如何耳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
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

內不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
忠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本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
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
欺人入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忠失者屈已於富貴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在
衣袷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
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
不謹術不可不謹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

君子已上出省心雜言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會中秋毫無所嫌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為一樂此非斧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為不妄也吾少從陝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漢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味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誦詠南軒百家眾氏投間而作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自於求脩以來為人臣不陷

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且自謂有得於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難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上下之交苟免此四者未有不休休然者

趙康靖公繁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為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於納平生誥勅以保之文忠不知也中歲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按間且自數之每與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內每與一不善念為一不善事則投一黑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後黑豆漸少久之既

謝安曰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
亦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
共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
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
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
安能全顧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
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學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
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
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景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
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弊於權

數李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請

唐書當以是類求則益其他瑣細與無相之空文不

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一上夫遠自江浙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為累焦然

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為公累心為公累耳若

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

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貧且無

耻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

心斷之便自無累

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

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點檢

或問人有謗已辯之則愈謗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何

曰無愧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未至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

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

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豈無情耶先

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

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

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乎於此時不得工夫則器局漸漸

涵養覺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

情者耶此士所合為者語錄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

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

已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為已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

不悶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

曰維祭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

如此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

則妖星孺為凶荒社疫皆在于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
尚然况他人乎

喜遜已之言則怨消於其真惡道也之言則怨成於不
測

士大夫以氣為主氣一不振則阿匿苟容無不為矣
上出橫浦日新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泣官

左丞高防在蔡州日部民王又為賊所劫捕得其黨五
人繫獄窮理賊伏已具錄事參軍司徒達判官盧紘
據案請加極典防疑其不實取賊閱之因召王又問
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邪又曰然防令校其幅
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
罪賊曰不任捕獲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
本賊紘達叩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詰闕訟防
之功計紘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為製衫帽具酒食諭
而遣之

而遣之
朝
太

武節使行德德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

法至死德官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

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覆顧視不買

而去嫗既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管中得鹽擒以

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嘗菜顧視良久而去即

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人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

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之若神明

都下清肅

沈恭惠公倫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為陝西轉運

使乾德中蜀平以倫為計度制度使先是大將軍王

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培斂民家玉帛

泊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關篋中

書數卷

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倫為戶部

侍郎樞密副使

並出太宗朝名臣傳

柳開仲塗

太宗特擢為右贊善大夫及征河東

從駕督楚泗八州運糧會盜起常潤選知常州至則

遣人招諭群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為

賞解衣賜賊帥置之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

所則盜得其所乃吾民也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

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

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

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自訟官司又不之

治

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
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歲
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
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就死矣開亟貽書轉運
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
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柰何又苦
之如不能開即馳詣闕下白於 上前矣卒罷之

陳諫議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
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遏之弊
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以
而論之貧無以具者給貲為助至道初姑蘇水災

饑亟召省華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
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埋之詔書褒美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時芻蕘者將

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
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倉積以給用自是無敢
姦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
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
將墊入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
斬士衆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 太宗善之召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王刑部濟為漳州龍溪主簿時福建諸郡輸鶴翎為箭

羽旣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尤急民甚苦之濟輒
以便宜諭部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奏裁詔可其請
施行旁郡民咸便之屬歲旱兩縣有陂塘數百頃先
為大姓輪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
是無愆亢之患汀州以銀冶事爭訟踰十年不盡凡
連逮數百人繫獄轉運使命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
情從坐者數人而已

邵諫議暉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揚全知州性
悍率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二人被誣為劫盜悉寘
于死暉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全不聽以
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盜全

籍為民暉代還引對

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

深可獎也而賜緋魚錢五萬命有司以全事戒諭天
下授暉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後知廣州城瀕
海每蕃舶及岸常苦颶風暉鑿內壕通舟颶不為害
及遇疾吏民蕃賈詣佛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灑
泣焉

李刺史繼昌性謹厚所至以寬柔為治衆頗懷之任峽
路日與上官正聯職正嚴忍好殺嘗有縣胥護送芻
糧地遠後時而至正令曳出斬之繼昌徐為慰解卒
貸焉其當死救護而免者頗衆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

殆踰二紀知節曰羌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
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監院并久不
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
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為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
鈐轄揚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
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
逾萬計籍里比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
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為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
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網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
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

王侍中嗣宗知邠州郡城東有廟曰靈應公旁有山穴

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風俗尤信向水旱疾

疫悉禱之民家語言為之諱狐嗣宗燻而逐之盡塞

其穴淫祀遂息

記上出
宋興名臣傳

李集賢行簡在蜀時富氏陳子美者繼母詎為父書逐

出之累訴不得立轉運檄行簡劾正其事及代還子

美乃遺以黃金五百兩行簡怒不納感泣而去

王文穆公欽若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上疏請

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乃自乾德至咸平放逋負

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兵甲公事初馬氏

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丈三人

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
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為六斤後益
至三十五斤允則請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度湖湘
山田可以時禾而民情不墾藉乃下令月所給馬芻
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之會湖南饑欲發官廩先
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
饑者無之六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
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
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諱自償所負
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
獄時初置提點刑獄亮至部覆訊寃獄全活者數十
人亮為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
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
除所逋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
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
夫能為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邪乃批其案悉
貸之

寇密學瑛權知開封府城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

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死瑛對曰傷
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李龍圖紘知磁州部有宋平者參知政事陳堯佐妻黨

也貪橫不法結首按其姦賊而竄逐之部出為之肅然

陳刑部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筭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已上出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淮官

李給事賀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東南歲漕米京師置軍將大將隸發運司部糧而江南多物產利於商販常賂三司吏以求善地以故不能均而貧者多盜官糧賀乃籍諸州所出物厚薄為三等較其功過下泗州預定當運之地於是人知賞罰而絕干求之敝是歲增漕米一百七十萬降詔獎諭蘇州水壞太湖外塘又海旁支渠堙塞廢民耕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領塘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得自占者二萬六千家歲出苗租三十萬塘成特遷刑

部郎中

宋宣獻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覈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燕禮部肅權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州郡不敢上讞而冤獄常多肅建請諸獄疑皆聽讞而不當者官吏皆不坐自是全活者甚衆

王忠穆公駿徙蘇州還為三司鹽鐵副使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時季良方貴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駿

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他日

上曰勞

之曰官市交引賴鄉力言罷之甚善知益州會成卒有夜焚營督軍松為亂者駿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禮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司馬待制池歷睦州建德益州郫縣尉蜀人妄言成兵叛又傳蠻人將入寇富室急瘞金玉逃山今間縣金間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上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山元乃張燈作樂縱民游觀凡三夕民皆逐安調鄭州防禦知光州光山縣頃之大內火詔諸州調

竹木州於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新黃
非三日可至乃吏與民自為期日過期不輸者罪一
時盛度謫守光州聞之怒甚既而光山民輸竹為諸
縣光度喜薦於朝

范給事諷通判淄州之歲春大早六月始民乏種食諷
行縣至都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
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姚龍圖仲孫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及第為許州司理參
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
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
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和然亦不敢

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
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擢往富順監
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韓文忠公億知洋州里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
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資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
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為索舊牘視之獨未嘗
引乳醫為證日盡召其黨出乳醫示之衆亡以為
辭冤遂辨

呂文靖公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
田器有弊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
筭為堤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

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湏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 真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陳文惠公堯佐就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去京師七千里民俗僻陋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以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鱉魚所噬堯佐以為昔韓愈患鱉之害以文投谿中而鱉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俞刑部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

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女故巨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焉

王待制質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文人抗邪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入吾以術陰鈎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為借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還判尚書刑部南曹出知蔡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

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媼許其婦薄於養媼
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
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媼又給以廩粟
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李太傅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泝茶數十萬斤
舊以稅錢多數為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其數
若谷因為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荆南府王
蒙正為駐泊都監倚 章獻太后姻故多不法若
谷屢繩之監司佞蒙正奏徙若谷知潭州時有盜上
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湖中沒其刀及捕獲
多蒙讞得減死然配他州既而復逃歸為患滋甚若
谷潛使人禽致之條前後殺人狀磔于市繇是湖中
盜息

鄭文肅公戩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
相度緩急折為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
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舟不中程往往破
家不能償戩為言歲減二十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
邊民積粟

張文孝公觀徙潭州河嚙孫陳婦又壞浮橋州人大恐
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大守獨去如州民何乃
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
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

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也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黥鈐者不可勝計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於神以故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

卽刑部簡知袁州分宜縣徙知賓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偽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案曰此爾婦翁書邪口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贅壻遂伏罪

卽龍圖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午賀一而妻劉為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牙女遂

杜正獻公衍、徙未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每內降與恩澤者積十數面納上前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

封還也由是僥倖寢不說

吳正肅公有徒蔡州設保伍法以檢制盜賊是時京師
謹言妖人數千在蔡州詔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則
請以巡檢兵趨確山索之育謂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耶請留勿往此特鄉民依浮圖法相聚耳可走一
介召之則立至今以兵徃人心驚疑柰何中使以為
然頃之召十數人者果至械送闕下皆以無罪得釋
而告者遂伏辜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
及門者

劉觀文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者欲買鄰人田莫能得
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買券及鄰人死還其子二十
年不得直沆至子又出訴尹氏持積歲所收二抄為
驗沆曰若田千頃戶抄豈特收丁此乎又問其始為
券時嘗問他鄰乎其人固多在尹氏不能對遂伏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
飲食徃徃不得俞湛然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
於石自是人始用醫藥病者更得活以太常博士通
判荆南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
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
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曹龍圖穎叔通判儀州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人有

疾者不事醫藥而專祈神頴叔移所部悉禁淫祠奏以方書頒之為陝西都轉運使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軍衣而遠人苦於歛重頴叔請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坐庫收市之遂紓兩川之患

魏吏部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采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岷峒婦人緣逋責沒邕州為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獨未除瓘為除其稅

包孝肅公拯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拯立朝綱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已上出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涖官

胡文恭公宿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
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按
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
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
之名其塘曰胡公塘

蔡端明襄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
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輒封還之
仁宗嘉其守命賜其母以冠帔

韓忠獻公琦益州歲饑為兩路體量安撫使異時有司
督責賦後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為輕減蠲
除之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數百人活饑民以百餘
萬琦少有大志天下想聞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
見憂喜之色 仁宗方選用大臣以理天下之務
至琦為相倚任尤至琦因得選勅群司使奉法循理
各安其職其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與已輕財好施
家無留資折節下士无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
公論所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故終琦之去得人
為多卒之天下晏然百姓遂寧刑罰衰止衣食滋殖
琦之力也後之論賢相必稽焉蓋其所自立凜乎有
大臣之風矣

王光祿宰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幸免罕召
父老列其田高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
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眾皆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
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科箭羽下東南
諸州調發若星火其直踊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
州盡括所蓄倍時直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
之皆謂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李光祿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
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

曾宣靖公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言田公亮即黃之江隄疏為丰門泄湖水入江田以
不病民至今賴之

王給事年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隄
盜率間切移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
禽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
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
之以誣死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
自是多所全活

李尚書允知鄧州有富人榜僕至死係頸投井中而
自經為解者允曰投井故不自經自經豈復能
必吏有受財者故使不承爾已而案吏果然

朱少監壽隆知彭州九龍縣吏告一家七人以火死壽
隆曰豈有一家無一人脫者此必有姦逾月獲果乃
殺其人而縱火爾

歐陽文忠公脩秉政時 英宗以疾不親政事 慈

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
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
諫官至政事堂論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
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
此執政多矯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
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 英宗嘗
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

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已上出臣傳

程修撰師孟知言州言水縣以戢吏聞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首警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復為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正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釀為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為堤崑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

降民無水患

劉舍人放治曹州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放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擾歲中盜賊衰息

李龍圖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數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為困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流移又為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 帝嘉之遣中使勞問賜茶藥

李龍圖常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

憚之發運使楊佐欲薦改官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孫觀使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竒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除知蘇州監倉官鄭伋倚宰臣為姦覺至以伋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問俗厚於婚喪覺裁為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十五徙徐州徐

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亡僅勝衣訊之云遇甲

甲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諸門他不舉也覺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惻然請誅其首如乙者身之遂為例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黷舍鄰邑之士累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呂龍圖公孺就知河陽洛口後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乏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前諭曰爾輩

後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度橋則罪加重
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眾皆謂罪索其為首是
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後所語洛口官曰如
尚敢偃蹇者即斬之眾恬然不敢動乃日効不俟命
詔釋之

陳正議述古入為三司戶部判官故事吏案經使副
次判官悉所可否述古至事無巨細擇可善者書
不訛隨出為京東轉運使時執政帥喜鄆事有
治部使不莫敢問述古曰豈以大臣廢朝廷法
如列郡一道爾然

冒資政身覓以選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冬苦

民詣府訴府以長訴杖之孝寬為躬視田辨其不誣
得蠲歲租

王通議端知襄邑縣有鬻牛犢於市者或執以為盜詰之
不服端命取兩家犢識其母輒從之盜遂服有禁卒
遠成亡歸為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
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卒免死嘉祐赦款服緣十
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搢裾得官未嘗從事而
錫服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從准事日始遂著為
令

滕章敏公元發復為鄆州歲方饑仁淮南米二十萬石
為備郡學生多不給民爭訟田二十年不決者甫口

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
訟准南京東鐵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
處之則疾疫起并斫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為席屋
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 上遣工部郎中王古
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苗待制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
疏導溉民田為利甚博邑人謂苗公河為潞州司法
參軍鞫囚獄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
青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
遷桂州臨桂令為可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
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
語人人亦莫知時中薦也

冀州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
相戒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破一大
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與廢陂溉民田數千頃飛
蝗不入境田獨守奏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
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
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
民占舊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
問所輸雜稅幾何人約百十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

貪民自是無說

李密學承之調安州司理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縱
法人莫敢外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
每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嘗循三尺法
守慢其言

高通議賦備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
與人忿爭雜毒之賦守衢命捕繫治伏辜者數人毒
蠱遂絕其守唐也土曠民寡稅入至薄賦至郡取圖
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士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
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久纔領縣四戶
六千一百三十有五乃相其州原曰是皆沃壤可闢

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冀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
田比賦能歸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
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

謝安撫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為
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
訊鞠輒服邑人皆稱神明為江陵府石首令縣多水
患隄成屢圯麟教民疊石以禦之至今獲其利號謝
公隄

韓殿撰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
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

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享集

杜修撰紘少強於學問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移
洛州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界印券使貸於蕪并家
約歲豐償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
之皆先期而償日七出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治官

馬待制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電
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
島上地狹徒隸猥眾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
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
海島法凡二十條自是多全活者

范開府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
仁取一人杖之牧地物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
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
純仁始

蘇司空頌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
史裏行宋敏求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詞
頭後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秦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 神宗召對面諭
之不從退而抗章不已遂落知制誥歸班而定命亦
寢

蘇文忠公軾徙知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
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
策躬率兵夫築長堤起戲馬臺屬於城下水至堤下

未為害兩日也 一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版也

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吳觀使師禮知揚州天長縣嘗言近民無若為邑政者
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
不玩法古人之治其無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張殿撰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

章言皆剴切

何郡王執中知秀州海鹽縣建鄉校擇子弟入學親為
講說又作堤以捍海置閘以瀦水邑人賴之

任提宮伯雨知開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盜
竊擾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迺下令綱運
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

自是外戶不閉

蔣待制靜調湖州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謂曰
吾不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
民移饒州安仁令江南俗信巫病不餌藥靜力禁之
遂革其俗

何待制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
溪之上民用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夏潦隄
將決述度地形別為長隄橫亘于中外隄潰頽之得
其半自是地圩多法焉知宣州寧國縣鄰邑富民有
田訟更二十獄不決漕司委直之述折衷于頃刻間
任龍圖諒除京畿路提點刑獄移京東西路梁山灤衆

流河匯漁其中者舊無名籍肆為姦偷不可搜剔諒
伍其家刻其舟非有籍不得輒入屬縣地犬牙其間
者鏡石為表盜發不得抵調遠地界故微捕尤力盜
不得起郡邑屢以獄空告

种忠憲公師道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
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
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書其象祠之

劉通奉齡調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齡
曰此饑民救死耳率豪右出接賑卹之存活者甚衆
盜亦戢

唐觀文恪調柳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
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
為君累柰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
復使無事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野次夜若有
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尸已乃獲亦盜一邑敬服
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即知太原年
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推理為姦至累歲不
輸賦吏不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且泣
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取易即日盡輸
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遺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後居一
縣先又惟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此上出

上安簡公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乃前代治亂之際
必在三熟復以畫調諭之意

陳恕為三司使 上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
而不進 上笑趣之恕終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

恕曰 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
心是以不敢進 上聞而善之

趙清獻公林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
鐵面御史

王懿敏公素大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
升憲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
合衆皆引去公力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

真御史也議者目不為獨擊鵠

承議郎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

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王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

必曰頓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

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

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

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

寇準以負外郎奏事直言觸犯

太宗怒而起準途

以乎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

上嘉

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鄭公

議郎程顥被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

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

史體

歐陽文忠公脩歷典大郡以靜鎮為本明不及察寬

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州皆立生

中書舍人曾鞏歷齊襄洪福明亳州為州務去民

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人為受害者不去則吾

不寧

天章閣守制十元為發運使先是江淮漕京師者常

六百石其十餘定充至公為之歲必六

百萬石而常餘百萬石非常方去職有勸公進

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武敢以此希寵

中大夫魯有開知確以縣獨一夫生能據邑事者

遂無事乃興廢陂溉民田中頃飛蝗不入境富強

守蔡一開有古伯吏風

劉主客一之守官一為缺牽不而利奪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偕通判等正辭喜員其能以折辱下士士

皆承望奔走不暇徇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

其始皆怒後卒嘆服共薦之

祠部郎中強至當朝廷繕脩一事士大夫爭出頭角

利害得失其敝多文具亡實公獨怡然自處謹

墨脩職事曰是足以副朝廷核實之意矣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施武衛卒

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

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

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

者有卒史復以賂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

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暑大閱軍禮久

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

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

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

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不見此禮至今矣

趙清獻公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曰上出皇朝名臣四拜事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七

白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涖官

薛簡肅公奎為隰州軍事推官民嘗聚博僧舍者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至啟戶踐血汗衣濺驚走邏者因捕送州考訊引伏獨疑之使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賞者三分之一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邪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繩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

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
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佳
者不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索官司也汝等自能悔
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
歡呼而出轉相告語公之仁恩浹於一境之內矣吳
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通議大夫王端知襄邑縣有鬻牛犢於市者或執以為
盜詰之不服端命各取犢母雜寘庭下犢走從之盜
遂服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者多以威嚴取辦罕獨
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赴知州訴事

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恃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
徼者屏逐之罕至嫗又出言雖雜亂無次時有可曉
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
資妾盡據之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首
其事盡以家資還之吏服其能察寃

張文定公齊賢 真宗時為相戚里有分財不均者
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
服齊賢曰是非臺吏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齊賢坐
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
曰然即命各狀結實乃召兩吏趨徙其家令甲家入
乙家乙家入甲家賈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

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固知非卿莫能
定者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天章閣待制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
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
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
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
大豐

端明殿學士蘇軾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于
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
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
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

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
多乃東義緡得二千得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餘
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
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
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
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蘇者為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甚
衆京西轉運司亦無可以為賑洛陽守移書者求粟
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
為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
以實邊鄙柰何移之別路者曰大灾流行春秋有卹

隣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卹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勝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之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趙清獻公材熙字中以大資政一越州時雨泮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各令有米者仕增價糶之於是諸州

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中書舍人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觀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蓋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新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衆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

取之其主不得其示宮史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
得以次受賞於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
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
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
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大為粥食之
饑民聚而為疾疫及仰蟪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
粥皆僵什名為以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
天下傳以為法三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

發常平封椿粟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澶支
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
而不救衆皆曰何不奏請于上得旨而後散公曰人
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朝廷雖有恤民之意亦無
及矣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李諫議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所
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
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
明年震搖息連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勝踊十
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擅

州民不失所由換權宜之術也

張文定公方卒為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

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

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益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

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

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

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

唐質肅公介為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儼錢公引唐稅間架事罷之

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知歛縣初縣產金以代賦後金盡而輸賦如初紘因奏罷之

包孝肅公拯為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谷務材木數十萬及罷七州所賦河椿竹宗十萬民皆便之劉主客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

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
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甚
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馬忠肅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
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
凡除所負二百餘萬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是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八

